南軒集 四

序
史論
說
書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序

南嶽唱酬序

某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得登絕頂爲快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湘水之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乃始偕爲此遊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雲氣四合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旁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

行三十餘里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
已覺勝絕乙亥抵嶽後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
從者皆有倦色湘潭彪居正德美來會亦意予
之不能登也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
登而夜半雨止起視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
矣德美以怯寒辭歸予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
霧盡卷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
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
崖邊時有積雪甚快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
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

也登閣四望霜月皎皎寺皆版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門外萬竹森然間爲風雪所折特清爽可愛佳山了信有詩聲云良夜月明窓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幾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影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驟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至甚狹遇險輒有石磴可步陟踰二十餘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

點自東嶺來望見上封寺猶縈迂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版障蔽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蓋取韓子雲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語予與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徹然群峯峭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眞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歸閣上觀晴

擁

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窓泠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己卯武夷胡寔廣仲范念德伯崇來會同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絶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氊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腹騰涌如饙餾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靄須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窓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

數間下數有亦字

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渟瀰漫呑吐林谷眞有盪胷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絶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盖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興寄所託異日或有攷焉乃裒而録之方己卯之夕中夜凛然擁残火相對念吾三人是數日間　荒於詩矣大抵事無大小美惡流而不返皆足以

喪志於是始定要束翼日當止盖是後事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矣嗟乎覽是編者其亦以吾三人者自儆乎哉作南嶽唱酬序廣漢郡張某敬夫云

送張荊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玆往牧所以寄任

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邪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盡矣信如子言荊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矣紛淪轇轕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

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塞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密則其應也必盭一事之隳萬事之所由隳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孰天下之物不囿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

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寧它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眞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荊州之别也遂書以爲獻

送岳主管序

吾大用求予贈行之言予惟大用先世有勳伐于王家不幸中遭奇禍海内所歎而大用兄弟落南之久困厄流離亦云極矣險阻艱難亦嘗之備矣天日照臨舊誣昭白大用於此時得以自申人皆爲大用喜而予獨有說焉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士之處憂患也日兢兢焉蹈難而履危有所忍而不敢肆生云者言其良心苗裔之發是固生道也若夫由乎安樂之中而不知省察狃於安則怠流於樂則肆怠且肆則放僻邪侈所由起其苗裔濯濯而本心淪喪

矣雖然君子之處安樂也亦豈得而溺之哉素
而行之心豈有二乎今大用比之曩時庶幾日
趨安樂之地矣獨願無忘其初焉念先世之忠
勤哀當時之禍變則夫孝愛之根于心者油然
生矣感國家不貲之恩思報稱之無所則夫忠
義之根于心者油然生矣一飲食一起居皆不
忘乎是凜凜乎惟恐不得嗣其先也則是心常
存息與肆無自而滋長雖處安樂烏得而溺之
哉以大用之敏爽試以是自勉遠業其可既乎

乾道五年二月甲午朔

送曾裘父序

予聞南豐曾裘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年秋始見之于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大學之源其所至未易度量也予念世　共學者鮮天資秀美之士往往爲他岐所陷溺而不及見吾裘父立志之遠且大也顧交之心豈不慰哉然會面未久而裘父歸於予心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不傳也久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大和保合品

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人奈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偏倚滯吝拘於形　而不能通也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惓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奥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爲妙也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遠乎即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逹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　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

入仁而道不窮矣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蓋千有七百餘歲河南程子實聞而知之者也學乎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宮墻之美哉以其所知而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文獨以致朋友切磋之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得則斯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方耕道序

莆陽方耕道爲尉善化予瞯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于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間從予講論問辨於其秩滿而歸旣惜與

之別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故傳稱強矯強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願耕道無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當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之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眞爲要切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體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患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患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天理寖存睟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暇異時亦望吾子有效焉遂書爲贈行之序

送劉圭父序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獲識之於其行
也徵贈言之義至于再三顧予者方自藥其病
之不暇而何足以問所宜嗟乎道二義與利而
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逵而利者犯荊
棘入險阻之私逕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逵
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荊棘冒險阻顛冥
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
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
知名之可利則鋭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月夕
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

吏

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又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它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騖於利者比乎願圭父以是爲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爲義乎爲利乎詭遇

獲禽雖若丘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已者將日引月長旣久且熟幾微毫髮了然坐判於胷中私逕永絕正達大通駟馬駕安車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策蹇以相與彷彿也

送嚴簿序

吾友陳擇之爲予言其鄉人章君嘗謁端明汪公請所以教汪公告以當以正大爲本章君它日以語呂伯恭伯恭謂當守斯言某以爲斯言信美矣然道之浩浩要有下手處在學者於正

大若何而存之盍試思夫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抑嘗為之說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不然則於此雖歎羨想象之不暇終亦莫由進也會吾友嚴慶會當赴官清湘於其行也書以為贈言淳熙二年至前十日

送鍾尉序

善化尉鄱陽鍾彥昭官滿告歸求予言予頃爲彥昭賦淇澳之首章請更推其義昔者洙泗之上蓋嘗舉是詩矣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以爲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則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對而夫子以爲可與言詩嗟乎子貢誠深於詩者也然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夫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

私

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間有所禀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量為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特美貧而不惟進學之務是亦自棄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貧美者可能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能然也盖所謂樂者果何樂也耶而其好禮何以謂之禮也以樂與好禮視無諂無驕其氣象不翅美玉之於碔砆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以天理賜所以自省者深矣故引切磋琢磨以對賜知夫樂與好禮非學則不能也

若賜亦可謂達也已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
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之云道學
猶言致知也而云自脩則力行也致知力行互
相發也盖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
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彥昭
慤而靜質可謂美矣然其謂無以美質爲可恃
誦歌淇澳之詩而玩味子貢之所聞而力進乎
大學之道一朝喟然而嘆曰淵哉天理乎大哉
學乎聖人不吾欺也則其趣將無窮而不可以
已矣某之不敏相觀而善政有望焉

送猶子煥炳序

姪子煥炳扶持母喪西還求予言以自警煥炳之祖四十一伯父雍公第三子也先公嘗言伯父天資俊邁勁特十三四操筆爲文章即有聲入上庠諸老生爭見之識度不凡方先公兒時每期以公輔且貽之詩有曰文武兼資眞文夫又曰許身莫讓稷與契其意蓋可見也見京師繁盛竊有翁仲銅駞之歎指當時貴人京甫輩謂朋友曰此輩行亂天下矣所志甚遠不幸才踰三十奉廷對未及唱第而没先公撫予兄仲

隨如子仲隨亦僅及中歲嫂氏守節復不登壽
予兄弟雖不敢忘先志愛存給育惟力是盡在
此行也然亦豈無望於二姪哉予家起寒素豫
公雍公以儒學顯至於我魏公逢時之難身任
天下之重德業光顯予兄弟藐然惟懼荒墜不
克承抑望於我宗共勉勵以羽以翼以無替我
家二百年之軌範上焉親師求仁發明天地之
全古人之大體居則講業傳道出則繼我魏公
之業次焉尤當服孝弟忠信之訓飭身謹行無
爲門戶羞吾姪之歸于鄉也治裏事奉祭饗事

長撫幼予將有覲焉念祖先積累之艱勤而朝夕悚惕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從事于奢靡則予有望予又將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則復有進焉嗚呼尚深念哉

諭俗文

權發遣靜江軍府事

當職到任訪聞管下舊來風俗不美事件理合先行告諭下項

一訪聞愚民無知過有災病等事妄聽師巫等人邪說輒歸罪父祖墳墓不吉發掘取

棺栖寄它處謂之出祖動經年歲不得歸
土契勘在法把他人墳墓刑禁甚重豈有
自己祖先既已歸土妄謂於已不利自行
發掘於天理人情豈不傷害牓到日如有
出祖未歸土者仰限一月各復收葬過限
不葬及今後有犯上項事節並許人陳告
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迎
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
僧人等誑誘多作緣事廣辦齋筵竭産假

貧以侈靡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豈在侈靡無益亡者有害風俗

一訪聞婚姻之際亦復僭度以財相徇以氣相高帷帳酒食過為華靡以至男女失時淫辟之訟多往往由此曾不知為父母之道要使男女及時各有所歸婚姻結好豈為財物其侈靡等事一時之間徒足以欺眩鄉閭無知之人而在身在家所損不細

若有不悛當治其尤甚者以正風俗

一訪聞愚民無知生子多不舉在於刑禁至重前後官司舉行戒諭非不丁寧往往習俗未能悛改人各有生莫親於父母兒女之愛何忍至此男女雖多它日豈不能相助營緝生計寧有反患不給之理以剎滅親悖逆天道如有不悛許人告捉支賞依條施行

一訪聞愚民無知病不服藥妄聽師巫淫祀諂禱因循至死反謂祈禱未至曾不之悔

甚至卧病在床至親不視極害義理契勘
疾病生於寒暑衝冒飲食失時自合問醫
用藥治療親戚之間當興孝慈之心相與
照管其鄰里等人亦合時來存問至於師
巫之説皆無是理只是撰造恐動使人離
析親黨破損錢物枉壞性命上件誑惑百
姓之人本府已出榜禁止捉押決定依
條重作施行
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室販賣他處
謂之捲伴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押往尋覓

緣此破蕩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其搼伴之人官司自合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往往不務安業葺理農事多往南州興販逐錐刀之利動經年歳不返鄉閭妻室無依以至爲他人搼伴前去自今各仰依分安常營生自守保其家室無致招悔

右上件事理並仰鄉民反復思念遍相告諭父老長上教勑子弟共行遵依以善風俗或致犯法後悔難追各仰知悉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史論

漢楚爭戰

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寛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三軍之衆爲義帝

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盖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歟

蕭曹相業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

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鋭之氣而使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爲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寛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賛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

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淸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强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張子房平生出處

子房盖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

禄不足以羈縻之龜山楊先生論之詳矣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而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隋何酈食其陸賈輩皆侮而忽之至於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

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禄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眞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葢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葢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葢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

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旣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簒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恩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

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拔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蘄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

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曰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紓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

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文帝爲治本末

文帝初政良有可觀盖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爲漢社稷非爲己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

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盖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强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盖後世之待夷狄往往好爲夸

辭於是等皆在所盖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
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
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
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
爲歉哉若吾以驕辭盖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
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
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
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
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
當時英俊而誼之身盖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

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盖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

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武帝奢費無度窮兵黷武而不至亂亡前輩雖云嘗論之尚有可紬繹者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

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眞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知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

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修欲之機息而請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埴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

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漢家雜伯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低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攷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

論之則盖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
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
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
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
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
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
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
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
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
老刑名攷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

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厥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眞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以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也未嘗眞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丙魏得失

魏相所存不得為王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說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它人不知為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

當有卿字

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丙吉深厚不伐在宅人亦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　之死夫豈事之小者邪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盖不逮相遠矣

霍光得失班固所論之外尚有可議否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

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

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
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彊忘
惟其不能以彊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
盛權利之途入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
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
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
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
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
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
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

下勿有白字

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
能　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
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
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
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曰不
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
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
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
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
者蓋亦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識

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先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

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

餘　下句有遺字

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　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捄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

下似當有袁字

截亦欲入其黨彼盖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安任隗當梁冀強横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邪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盖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昔人未可以

下爲疑篤

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爲者矣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本負下有呼字
而疑吁字之誤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史論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㧞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　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

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子
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往往以
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旣不能推尋問
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
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
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
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
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
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
一時貴尚而後免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叙

宋本習下有於字而疑洽字之誤

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它人乎蓋其習　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

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末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盖不可不思也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識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

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自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摹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

催疑摧

安邊圉强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催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復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定制度爲後世思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光武比高祖

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

天資

項籍亦盖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
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盖萬萬相遠矣至於韓
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
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
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
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
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
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
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
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

開
關

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
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番黃石存
包桑閑玉閑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
于以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
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
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
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
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
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光武不任功臣以事

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盖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盖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胷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盖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

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
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
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
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
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矣抑
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職顧
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
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憂抑亦末矣
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
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

之不競亦宜矣

光武崇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元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况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

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爲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爲治之揔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耶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恠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

當時之人才固足辨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翅如糞土也

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旣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

下當有日字

存之下有隨字而恐柄字之誤

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　以解弛其幾旣失故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返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盖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逭死邪固之隱

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盖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

唐本上作背恐背字之誤
井當作昔

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顧其志氣可謂羙矣雖然井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呈圭角眩露睞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

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

下當有宦字

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盖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　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黄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竇武陳蕃得失

實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
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
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
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
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
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
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
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
於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
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

何罪而當盡族滅使番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
則雖此曹盖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
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濟事
宦者竊柄巳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
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
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
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践位之初一門
三侯妾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
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

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慮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兩漢選舉之法

所考兩漢選舉雖已詳但陽嘉中左雄一事未

道

爲下有姓字疑
字之誤

曾拈出兩漢選舉猶有古意左雄之奏尤爲責實當時雖以限年爲　然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卒爲一代名臣然則雄之所行豈得爲迂哉至如嚴謬舉也後世取士之法無復先王遺風有欲行古道如楊綰輩之所建明則類指爲不可行胡不以雄之事觀之其効驗亦可見矣

晉元帝中興得失

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

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盖不輕矣而琅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盖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返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

讎下有六字缺 諸本字之誤八

耳慼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
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
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
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
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
所以建國規摹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
不旋踵而起盖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懷
慼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　江東英俊
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義正理順安知中原無
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豪之間

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 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其餘得失予不暇論獨推其本而言之

謝安淝水之功

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 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盖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

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

助益而適足以銷濤聲勢搖動人心桓沖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溫嶠得失

溫太眞忠義懍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背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隳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眞有母若此身固不得　許琨

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以
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
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
之舉豈無他人大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
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
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
眞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
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
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
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

則凡　親賊性命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眞順毋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爲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說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

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仁謂此）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記甘露李文饒事

予過京口登北固山甘露寺訪求舊迹及觀曾畋所編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故殿基獲舍利并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剎以資穆皇之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與此記合予嘗怪文饒不樂釋氏毀其室廬貌像沙汰其徒若眞疾惡之者至其諭張仲武之辭則又疑其太甚而觀其奉道士法甚至則文饒豈眞知惡異教者哉今攷甘露刻所謂建剎以資冥福此在釋氏說爲最陋者文饒方且惑之以此崇奉其君

則文饒之欲絕弃釋氏又豈其本心也哉以予觀之文饒雖有才氣然富貴中人耳武宗素重道士故其勢必排釋氏文饒極力爲此不過逢迎其君之意云耳不然與建刹瘞舍利之事何大不類耶孰知數百載之後斷刻出於土中其不可揜有如此者或曰文饒謂建刹可以資福而寧不畏毁刹之招禍乎殊不知富貴務人之意豈獨此哉嗟乎異端之爲害烈矣文饒乃以此心蘄勝之不亦難乎宜其復之之速且益熾也予重爲之歎息云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茍非天理即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粗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

言動一循其則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賁夫勉之勿舍而已

勿欺室說

山西郭侯子明以書抵予曰所居一室扁以勿欺願得數語以發其義庶幾朝夕觀省予惟天下之事常壞於誕謾而成於敦篤古之爲將者質勝其文實踰於名矜不形而確有餘雖一介之士且不敢欺也而況於事君乎雖念慮之微且不敢萌欺也而況於見之事爲乎是以能成功而保其令名今子明忠勲之冑以識略被簡

知方當總統之任存心如是予知其異日有以報明主矣予於漢西京諸將中最愛營平侯純實重厚擬任于外為國家計不忍便文自營其所條上確然無一語虛無一毫隱及成功而歸論兵事得失復不敢避小嫌以罔主所其自守勿欺終始不渝如此嗟乎此誠萬世為將之良法也子明勉之哉

書示吳益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新安吳益恭來邕州通判剛決而有慮臨事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讎予始一見奇之兩年間譽之云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復可留於其行會

予有期服不得爲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已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氏書中三義以諗之夫聖門所謂剛所謂强所謂勇者盖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子以揉偏而進德嗟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

名周集說

玉山周畏知請予名其子予名之曰集以義甫字之盖取諸孟子養氣之論是集義所生者集義云者積衆義也積集之久則所謂浩然者生而不窮矣義内也非外也所謂必有事焉者盖

在此學者所當講論問辨也乾道壬辰十一月甲申書于癸軒

黃鶴樓說

予過武昌登郡城南樓步黃鶴故址覽觀山川慨然有感蓋黃鶴名樓以山得名也黃鶴之山逶迤起伏橫亘郡城屬于江磯見于前人文字間者浦者磯亦皆以山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爲恠說謂費文偉仙去駕鶴來憩于此閻伯謹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所遇非文偉也此因黃鶴之

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爲之說後來者旣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牕間遽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爲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焉當世之說有羽衣著屐之詩嗟乎寧有是理哉甚矣世俗之好怪也雖搢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它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皆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而世之惑者往往曰天地之間其何所不有是或有之未可知也爲是說者其病不可

復藥盖旣置之茫昧恍惚或有或無之域則不復致思以窮其有無之實其惑終身而已矣予嘗愛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非漢之儒者所能自言也嗟乎異端之惑人盖有甚烈於斯類者斯固不足深辨予獨有感以警吾黨之士庶幾知窮理之爲要而窮理則有道盖不可以不講也

江漢亭說

鄂之城因山而其樓觀臺榭皆因城別駕所治

之南憑城而望之適當江漢之匯昭武葉才翁與予裴徊觀覽欲建亭於上予因以江漢名之才翁請志其始嗟乎江漢之水其源可以濫觴而其無窮若此之盛後之登斯亭者念夫有本者其不息之積然也亦庶幾有感乎才翁名椅

乾道辛卯十有二月朔張某書

贈熊辯筆說

年得溧陽顧綱散卓柬心制度殊不類近世筆邇來試使熊辯爲之蓋不減綱寒牕作字十數紙不厭良覺慰意也然此筆殆不入時人手

辯不可以難售而詭遇會有賞音者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

寄劉共甫樞密

某幸安湘濱不敢廢學無足壓記念自惟不敏竊守樸學顧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肯信此者少獨樞密發慨然之志而下取及一得之愚又而益眷眷焉每念無以裨補萬分退用愧悚來教自以爲報主之心有加無已而向者之爲有所未慊于中方將沛然用力於古道區區聞之喜且不寐嗟乎靖康之變亘古所無夷狄腥膻中

原四十餘年矣三綱不明九法盡廢今爲何時耶士大夫宴安江左而恬莫知其爲大變也此無他由不講學之故耳今樞密以天子大臣而志乎此道則某之喜爲如何雖然學之難明也久矣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其用極天地而其端不遠乎視聽食息之間識其端則大體可求明其體則妙用可充願樞密勉之

又

程先生易得樞密錄本傳遠實學者之厚幸夫所謂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

極當作樞

乎其中矣此豈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中書所以述其蘊也言有盡蘊無窮故學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須文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栻所看舊日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極密觀此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又

湘民望樞密之至不減赤子之於慈父使人咨嗟歎仰然某之愚有敢爲先事之獻者輒以布

之某觀近世尋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某以爲無是理殆由在我者有忽之之心耳前者既已得譽及其復來將曰此易治耳是心一萌則敬肆分宜乎美惡之不同也而况樞密今茲之來勢位益尊聲名益重則下民之情將有不敢以自盡者隔絶壅塞之患此亦不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言德貴於盛而禮貴於恭也伏惟樞密警懼存心益敬其事謙虛自處不負其有降其辭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

懷皆得以吐露至于箴規指摘畢聞於前而無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無斁矣豈惟一路之幸實經綸之業益以光大將邦家是賴而天下之福也昔人自逆于境逆于郊即觀聽其辭色而議之蓋人心之向背首謹於茲時用敢陳于未及境之前側承風聲以慰願望

又

某效職于此亦以十閱弦晦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怵惕黽勉幸而未得罪於斯民又幸而適遇稔歲盜賊屏戢人情頗相安惟

是區區不敢但爲目前計考究綢理廣幾萬有
一久遠之云補今最急者諸州窘匱無以支梧
一路財計本可以均濟其如計臺之壅利何秋
中有請願與憲漕共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
撥幸蒙賜可詳細繹頗見涯緒若此論遂定庶
幾諸州官吏有俸軍兵有糧而民力因得少寬
也邕宜諸邊雖幸悉安靜然野心豈可保惟當
充吾備禦之實使有隱然之勢以折其萌選練
親兵立伍結隊明其訓習教以親睦激以忠義
至於旂鼓器械皆從一新收拾強壯不敢惰

責今所增已近三百率皆選士江淮健者視亦
無以相遠也邕宜將兵亦與選練按試矣獨患
難得好將官只得短中取長耳諸蠻一以信義
待之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去凡數十事最害是
盜銀輒虧其輕重彼顧豈不曉吾所得幾何而
所喪者丘山師司先利夫出剩銀之得受此利
啗而其下官吏悉從而刻減乾没今先罷出剩
銀正名以率之而嚴法以核之必使輕重悉以
實毋得少罔之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諭蠻落
舊來馬至二月末方有來者而羅殿又四年不

來市正以吏侵牟之之故令方中冬數日前邕
州巳申羅殿將馬千七百疋近塞矣益知忠信
之可行而在我者誠當自檢也素荷教誨愛念
輒以及之自惟孤迹蒙上使令於此一日不敢
不盡一日之心力其它非所能計獨恐淺短綿
薄有所不能勝又所部闊遠防虞非一每懷淵
冰之念鈞慈不忘誨旨時及不勝幸願

又

某承乏遠藩未遠罪戾實惟芘蔭之及近日鄭
憲既行趙漕物故兩臺俱闕官不免兼攝事緒

業起叢

圖下多有痩字

肯

業委然向來兩臺於諸州多興獄事紛紜淹乆一切觀望不敢與決囙於囹圄　於道路深可憐惻今得以決遣解釋頗有次第又向來會議財賦事正緣所見異趣者不肯商量計司虛實終未知其底裏今得以考究無遺始知異趣者前日誠有掊聚爲羨獻意坐視諸州囙極恬莫之恤深可歎息兩日來子細區處爲一定乆遠之計頗有條理旦夕徑奏于上自餘赦條合放而不放道理不當取而妄取者悉施行以次蠲卹矣自惟愚戇苟一日在職不敢不究心此外

身之利害非所遑卹

又

某少意冒稟鈞聽前知光州滕瑞編管在此其人乃是滕樞族人比歲自山東來歸正粗勇習兵事可以在軍中任使而虞丞相用之過當昇以郡符此豈其才哉其所以速今日顛隮者實虞使之然也然東北人流落爲可憐憫其孥尚留江上在此極栖栖然今爲差兵校前往般取欲望鈞慈頤旨應副一客舟津致其來俾其骨肉得以團聚謀生恩賜甚大其人雖愚異日可

得疑行

俻顏得荷戟之用伏鈞察

又

某近因到一巖空中得石刻載昭陵盛德一事可以補史之遺已移置府治廳事敬以一軸上呈此吾祖宗家法也伏想鈞慈三復焉此邦山巖之勝誠它處所未見環城奇觀柳柳州所謂拔地峭竪林立四野可盡大槩然拙守但一涉歷不欲數出游時獨憑摟覽觀耳

又

某輒有愚見仰裨海嶽前領鈞翰其間有云自

得 須

到江上未見人才某竊以爲人才在今日誠難得其備然而舍短取長隨才而用則恐所至亦不容無而况通都大府乎甘苦燥冷惟良醫所擇又負偃植惟大匠所施伏惟鈞慈洪取人之方酌采葑之義庶幾片善寸長盡歸掄選又惟樞密高明傑出之資人之有長固未易進于前儻非虛心降己不忽隱微懇惻敦篤以招來之則非惟抱實能者有所不能盡察而懷高見者彼亦烏肯自售哉某之區區以爲天下事要須衆力共濟乃可有成伏惟樞密負天下之望者

也故依鄉祈望之切而不自知其僭越伏紙皇恐之至

寄周子充尚書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

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

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會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况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某遁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晩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爲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

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又

重諭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爲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爲可乎熈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

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爲準而所進則當循行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爲自棄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又

垂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詆之伊川未窺其閫奧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存之忠信也第以某愚見所謂不知

其得失者要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閫奧者當窮究其閫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胷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胡閃避而已也每竊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見教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近歲見呂伯恭陳君舉稱說尤詳每念瞻際以慰此心在省中時亦見辭免審察文字竊爲諸公言致賢者之道恐不當如是已而其亦出關尚念取道義興儻可一見

而又差池徒往來于懷而已茲辱手字辭氣溫厚如接眉宇重篤先契尤所感歎即日歲晚雨寒伏惟撫循有相台候萬福某向者備數朝列雖粗知自竭而誠意不充迄無以仰答明主之遇寬恩保全獲返先廬惟知深自省厲它無足軫念聞去冬嘗以使指往淮上想事情之實悉得徹旒冕之前所謂荒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謀二語誠切要也吳興下車寖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

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追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報問之始亦不欲只以寒暄語惟窮理戒我心之萌臨事防已意之加充茂德業以慰士望伏紙拳拳

又

諭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實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才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

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又

某前年過霅上時嘗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荊棘幾不通路又墻垣頽圮為何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教官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謾及之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深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諭讀書平易則簡略放過稍思則似做時文固當如此省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旨正非簡略放過也若夫家庭間

事於已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修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横流蠹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

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辯者惟深察焉

答吳晦叔

垂諭太極之說某妄意以爲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太極之蘊歟所謂太極天地之性語意亦未圓不若云天地亦形

焉

太本之太恐作大

而下者一本於太極又曰惟其有太極故生生
而不窮夫生生不窮固太極之道然也所云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不若云有太極則
有兩儀生生而不窮焉言其如此則曰性言其
如此則曰太極似亦不必如此說又曰惟天地
及人具此太本亦有病人仁則太極立而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皆吾分內耳詩曰予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明德固是心之德然不可只斷了便
休須要教分明之云者自明也更默體之當見
有味

唐本任元天下

又

近玩味已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誠通誠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名之之說某所答會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不元之言性者下斯言最爲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

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理則爲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無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

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體道者以人爲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爲一然道實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國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辱垂問据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盡未知是否却幸見諭

又

前蒙錄寄所答元晦書得詳讀甚幸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

有確字

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据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撥冗殊不逮意更幸悉察

又

在中之説鄙意正爾幸於此涵養焉元晦太極之論太極固是性然情亦由此出曰性情之妙似亦不妨如知言粹然天地之心心字有精神觀其下文云道義完具無過無不及固是指性然心之体具於此矣伊川謂心一也有指体而言有指用而言又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寂然不動者也幸更於此深思焉太極之説某欲下語云易也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体用一源可見矣不識如何某

向來答元晦中庸之說後見所示疑處往往有同者今錄呈渠又有分中庸章句一紙欲寄呈偶尋未見大略某書中所答者可見矣明道先生爲條例司屬官乃是介甫初爲叅政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也後來見他執拗不可回爲天下害故在臺中力論之無非中節也介甫與人雖是如此不同畢竟稱其忠信此可見當時所以調護變化之者亦無所不盡其誠矣

又

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

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具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若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妄意未知是否

又

近季隨寄勿齋隸字并諸詩來某報之以題榜既設所冀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爲詩語意固佳但如雲

題其八字之張

潰隱涵月春回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力觀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顏子請事乎此乃萬世標準學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遽只說克後意味又恐使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又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

題其字之說

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具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者夫聖人生知純全無俟乎復則何所見其心焉妄意未知是否

又

近季隨寄勿齋隷字并諸詩來某報之以題榜既設所冀顧名思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爲詩語意固佳但如雲

潰隱涵月春回木放花只說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力觀顔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顔子請事乎此乃萬世標準學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工夫到後自會見得若遽只說克後意味又恐使之只貪想象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又

樂記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

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因其動也於是而始有流爲不善者蓋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至此則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又

某已作書偶復檢得舊書一紙今併報去夫子

有監字

答子路子貢管仲之問愚意以爲子糾之立非正管仲可以不死然其初之從糾知其不正而從之蓋亦非矣其不死於糾而從桓僅比於背君從讎者爲免耳非無歉於義也二子於此其必講之明矣夫子但稱其捄世之功問其仁而獨稱其事功則其於仁也亦可知矣然使其果爲背君而從讎也則雖事功亦不足稱矣抑揚與奪固備於此更幸詳之以朱溫系統通　亦然蓋於紀事有不得已焉耳方其時正統無所屬而彼實承唐之後以有中原則紀史事者烏

得而不系之亦非爲其所成者大也著貨之事
亦嘗思之未得完策幸更爲精慱詢訪評論見
告必有至當也之說也

又

累書皆有所講評冗迫久未及報然亦嘗思之
今謾布一二黃老之學流入於刑名蓋其翕張
取與之意竊弄造化之機故其流爲刑名若陰
符經之說已可見刻薄之意露矣天生德於予
不言命而言德亦猶天之將喪斯文稱斯文也
蓋其理是如此聖人之言自爾渾全若着自任

兩字恐卻於夫子氣象有所未合耳并有仁之說近來思之當從明道先生說舊解論語比更定已六七篇矣中虛信之本謂信之所以有也中實信之質謂信之體質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只是言有此理耳如必欲據事而言則宋共姬遠乎火理是固忠信之所行也知我者其天乎蓋理之不二也謂常人一念之形天地知之似亦無害蓋自不可掩非謂天地有尸之者而能知也忽忽略及大槩更幸詳之卻以見教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九